

其高下去留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  
躋有傾墜之禍也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大兵之後  
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人餘一敢問避疫之道抱朴子曰仙人  
入瘟疫祕禁法思其身爲五玉五玉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  
赤四季月四季或作六月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  
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有一大星  
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  
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  
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  
思力士操千斤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丸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彙

虛集九

冠軍丸徐長卿

葉名也

散玉亟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崔

一作文

黃一作星

散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子領中符赤鬚子桃花符皆

有良効者也

黃白

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  
者銀也古人祕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  
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  
事爲虛誕與不信神仙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  
液經因復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同山中  
試作皆成也然而齋潔禁忌之辛苦與金丹神仙藥無異也俗

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爲輒欲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爲然哉余若此欲以奇事騁辭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飾也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爲迂闊不急未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合衆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効驗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難之運有不已之無賴兼以道路逼塞藥物不可得竟不遑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饑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治瘴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概斷也所以勤勤綴之於翰墨

道藏輯要

抱朴子

真

虛集九

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之士見余書而具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爲蓋人身本見而有隱之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之方能爲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鉛性白也而赤之以爲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爲鉛雲兩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更而爲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爲物貴性最靈而男女異形爲鶴爲石爲虎爲猿爲砂爲鼃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爲淵深谷爲陵此亦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爲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譬諸陽燧所得之火方諸所得之水與常水火豈有別哉



蛇之成龍茅糝爲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然其根源之所緣由皆自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不能得其情狀也狹觀近識極樁巢穴揣淵妙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爲不然不亦陋哉又俗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內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煎鉛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匙攪之冷卽成銀大文得其祕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爲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恆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言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之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

道藏輯要

抱朴子

竟

虛集九

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縑縑卽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箛箛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伴謀搆笞伏之妻輒告偉言道必當傳得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



中卽成銀又銷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  
方行之未百日夜卧卽便見天文及四隣了了不覺復有屋舍  
籬障又妾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  
廟神答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歎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  
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不  
驚怪邪又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閑  
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爲之非濁穢之人及不聰明人希涉術數  
者所辨作也其中或有須口訣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  
中清潔之地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於宮中作之使宮  
人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絕人事使不來往也如此

道藏輯要

抱朴子

章

虛集九  
××××

安可得成哉桓譚新詮曰史子心見署爲丞相史官架屋發吏  
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曰傅太后  
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爲郎  
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甯有作此神方可於宮中而令凡人雜  
錯共爲之者哉俗聞染繒練尙不欲使雜人見之見之卽壞況  
黃白之變化乎凡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漿  
醬醋羹臠猶不成况大事乎余曾諮於鄭君曰老君云不貴難  
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古人何用金  
銀爲貴而遺其方也鄭君答余曰老君所云謂夫披沙剖石傾  
山瀉淵不遠萬里不慮壓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

飾無用反欲爲道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浮深越險  
乾沒逐利不愆軀命不修寡欲者耳至於真人作金自欲餌服  
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故經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銀亦可餌  
服但不及金耳余難曰何不餌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之則非  
真非真則詐僞也鄭君答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  
故諺云無有肥仙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  
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諸  
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仙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  
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爲真物中表如  
一百鍊不減故其方曰可以爲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  
之道也故苟能之何謂之詐乎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  
銅以雞子白化銀銀黃如金皆外變而內不化也夫芝菌者自  
然而生而仙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之亦與自然之芝  
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之類也雉化爲蜃雀化爲蛤與自  
然者正同故仙經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爲黃白自然相使  
又曰朱砂爲金服之昇仙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  
士也殮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也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  
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  
猶豫故不成耳凝水銀爲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砂可爲金  
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爲真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黃山子

道藏輯要

抱朴子

一

虛集九  
×文×



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遠方非亂世所得也若戎鹽鹵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羌里石膽千萬錢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爲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饑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肯費見財以市其藥物恐有棄繫逐飛之悔故莫肯爲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无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莫克爲也且夫不得名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

道藏輯要

抱朴子

一

虛集九

用効方便復祕之故方有用後宮遊女僻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汗浮雲滓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鄒齋之屬皆近物耳而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黃白之術乎今能爲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祕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名異者如河上姁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蹠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盆覆盆金鑑大戟鬼箭天鈎則謂之鐵丸之器也鈎一見用作鈎胡王使者倚姑新婦野文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謂人之

姓名也近身之草或有不知玄秘之方孰能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爲耳劉向豈凡人哉直坐不得口訣耳今將載其約而効之者以貽將來之同志焉當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雞冠而光明無灰石者多少任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擣之如粉以牛膽和之煮之令燥以赤土釜實一斗者先以戎鹽石膽末薦釜中令厚三分乃內雄黃末令厚五分復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如棗核者令二寸以蚓蟻土及戎鹽爲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糞火煨之三日三夜寒發出鼓下其銅銅流如冶銅鐵也乃令鑄此銅以爲箭箭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煨之三十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卽以爲箭又以盛丹砂水又以馬通火煨三十日發取擣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并粉汞者水銀也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內生竹箭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箭口以漆骨丸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先鍛錫方廣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合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分累置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